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 映射火焰 (二)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映射火焰 (二)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2682829> &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conspiracy-of-cells-of-fire-mapping-the-fire#toc5>

**nightfall.buzz**

# 目录

第一部分：被囚禁同志国际团结、起义团体、项目和自我组织反出版项目	4
----------------------------------	---

我们的兄弟毛里西奥-莫拉莱斯的死亡和兰布罗斯-方塔斯同志的死亡，卢西奥的失手和西蒙斯-塞西迪斯的伤腿是一个永恒的战斗号召，任何在战斗中受伤或死亡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不会被遗忘，现在是将我们的匕首刺入资本主义野兽心脏的时刻，他们是我们的养料。

向 Lambros Fountas 同志致敬!  
向银行抢劫犯霍斯特-范塔齐尼同志致敬!

火焰细胞的阴谋万岁!  
FAI 万岁 IRF 万岁! 利己主义者的国际，虚无主义万岁!  
立即给卢西亚诺-皮特罗内洛自由!  
无政府主义万岁!!!。

NIHIL。  
一个不可复制的等待审判的…

本文不代表译者立场，仅供参考用

# 第一部分：被囚禁同志国际团结、 起义团体、项目和自我组织反出版 项目

第一部分：被囚禁同志国际团结、起义团体、项目和自我组织反出版项目

Gabriel Pombo da Silva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献给米哈利斯和克里斯托斯（他们兴高采烈地冲进”我”的牢房，摧毁了我生活了七年多的孤立状态），他们的兄弟姐妹，以及所有其他构成革命组织”火之细胞阴谋”/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第一代的同志们。

我的眼睛和我的心一直离你在希腊很近。我仍然记得尼科斯-马齐奥蒂斯的行动和他在法庭前的态度。这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我的一些同志采取了自己的行动，向希腊驻马德里大使馆发送了一个包装炸弹。

我的那些同志是在 2003 年 9 月被捕的，而这个打击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发生的。真的，它不可能更糟糕。那时，我定期从监狱”休假”。不管关于我的司法/监狱情况的所有喧嚣，我已经”服完”了当时允许的最高刑期：20 年。而在这 20 年中，有 14 年是在单独监禁和 FIES[西班牙的隔离单位-”狱中之狱”]中度过。我不必告诉你，失去这么多好同志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们厌倦了几十年来承受各种系统的折磨，决定”从后门离开，脚先着地”。

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国际革命阵线，无疑是行动派无政府主义者的黑色国际，因为它在面对世界各地出现的挑战时表现出了应对能力……

但你的号召不仅仅是针对那些在炸弹案中的人，而是也传递给了我们亲爱的兄弟卢西亚诺，我们对他最大的敬意将是给他我们用双手实现的行动的收获……

你还为我们的兄弟克里斯托瓦尔-布拉沃 (Cristóbal Bravo) 写了字，他最近被收买的懦夫殴打，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大声喊出，对财产的攻击是不够的，我们的俄罗斯虚无主义同志非常了解这一点，并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走得更远，不惧怕灾难，这是你们或我们的生命，或一些在监狱里的同志的生命，因为现在这种行为的有罪不罚，使我的心受到严重打击。他们说复仇是一盘最好的冷盘，他们还说复仇会杀死灵魂并毒害你，我坚信复仇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餐后甜点，因此在行动之前不能等待事实，主菜将是采取攻势，因为各方都有愚蠢的懦夫……

同志们，我对你们的组织 CCF 和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西奥菲勒斯-马夫罗普洛斯表示最衷心的敬意，感谢你们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所有贡献，以及在你们的审判和在监狱中所表现出的所有尊严，我想告诉你们，尽管这些墙再大，也掩盖不了你们向我们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展示的巨大尊严和巨大勇气。

今天你们举起拳头，用无政府主义的国际语言大喊”团结”。同时，你用另一只手紧紧握住虚无主义的刀子，要把它沉入这个权力和服从的世界的肠子里，很好；我从这里给你送去所有的力量和能量，使你永不衰竭要知道，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我们已经开始了国际无政府主义的攻势，我们不会停止，直到我们看到所有的权威，所有的社会，所有的神，所有的道德的完全结束。

我用我的双手，坚定而毫不犹豫地拿起你的虚无主义之刀，以便我们一起把它插入每一个暴君、每一个警察、每一个狱卒、每一个资产阶级的肝脏，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他们的尸体上跳舞、欢笑、做爱、享受并一劳永逸地征服我们的完全自由！”。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被某些人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是权力的永恒敌人，而他们现在打算严惩的正是我们多年来的理论实践。

你的声音传到了我的心里，那些充满团结的真诚话语抚摸着我的脸，你的力量让我振奋，你的信念让我喜欢；知道在那些铁窗后面，不是悲伤的呻吟，而是仇恨、愤怒、希望的尖叫—这让我感到高兴，让我重申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时我意识到，每天都有新的同志诞生，他们回来给我们新的城市游击队带来意义，它不再仅仅是地方性的，而是国际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 FAI 和你们 CCF 的贡献。此外，我认为你们在与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有关的圈子里所做的贡献，以及我们新的和美丽的虚无主义，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对国家有同样的仇恨，对新的快乐的奴隶，对让自己被领导的愚蠢的群众有同样的漠视，我们对无法拆除囚禁我们的灭绝中心有同样的无力感，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交付给无政府主义的实现时，我们感到多重高潮……

我们离得很远，但从这里看，距离不算什么，我们确信，无论在希腊、意大利、智利还是墨西哥，我们迟早都会找到彼此；我们的起义主义-虚无主义国际组织在全世界的街道上都有战斗营地，对于那些明白无政府主义不是一种廉价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在直接行动中生活和构思的思想的人来说，永远都有空间，因为我们知道，那些该死的强权不会放弃他们的特权，会在他们肮脏的生命结束时捍卫这些特权……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传达我们的新虚无主义威胁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接受，为了用我们的理念取得胜利，我们必须用鲜血淹没敌人，因此，我们将用我们的尖刀继续朝着与混沌相遇的方向前进，朝着创造性的虚无前进，我们将把自己赤裸裸地扔进那个美丽的深渊，那里有完全的个人自由……

我赞成 FAI-IRF。

我的同志们在巴塞罗那被捕，让我感到震惊。我本来可以和他们在—起的！帕科-奥尔蒂斯的”死亡”，新佛朗哥主义人民党的上台—所有这些事情在我决定逃跑之前都在我的脑子里闪过。我的逃亡开始了，我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第一件事是在我身后拉开一段距离。做完这些，我越过了比利牛斯山，目的地不详。

出国后，我与一些老同志取得了联系。我设法给自己买了完美的身份证明（有了它，我甚至可以在银行开立支票账户，租房子等等），我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认识新的同志，讨论事情。从那一刻起，我就被称为米歇尔-卡塔尔迪，意大利公民。

我已经决定破除在巴塞罗那逮捕的其中一个 compas，而为了这项任务，我需要可靠的、有经验的同志。

当某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康帕斯打电话告诉我他们要派人过来时，运气就在我这边。我以为肯定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同志，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约瑟皮出现了（他也是在”休假”时逃跑的），而他对无政府主义和理论完全一无所知。然而，有一个”罪犯”站在我这边几乎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更让我高兴。在一天结束时，激励我的努力和目的是把一个罪犯从监狱里弄出来，我需要有人在我身边，像我一样对监狱制度有绝对强烈的仇恨。约瑟皮（总共）在监狱里呆了 23 年，他是一个理想的人选。此外（和我一样），他的”职业”是抢劫银行，这当然总是不可或缺的。那时，我不知道我可以依靠哪些（或有多少，因为我相信/假设自由主义青年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转入地下）伊比利亚半岛的同志们。我说的不是关于”团结基金”或”意识形态辩论”的问题。相反，我指的是准备拿起武器以征用资金、劫持直升机、冲出其他同伴的同志，等等。

我提出的解放我们公司的建议得到了何塞的支持，后来又有两个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这一努力。

我们决定，我们首先需要的是钱（我们已经有两把手枪），为此我们抢劫了一家银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征用了 4 万或 5 万欧元，这些钱在开始时对我们购买汽车、电子装备等很有用。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在我有可能的情况下），我能够参加一些与国际主义同志的会议。同志们之间的这些会议，通过批判和分析澄清了立场和方法，值得我尊敬，然而它们让我感到非常不安。也许我对”意大利叛乱者”的分析”消化”得不好。也许我没有停下来想一想，知道有多少同志真正支持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也许我们的自由和”荣耀”的”冒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当时，新成立的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一些公报落入我的手中。对于像我这样从无政府主义黑十字会出来的人（因此已经是联邦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非正式团体”的概念打开了一个可能性的世界。在北欧，叛乱的想法几乎是未知的。

2004年6月28日，三个无政府主义者和我的妹妹（她不参与政治）乘坐一辆宝马车前往德国。中午，在进入亚琛市时，一辆联邦边防军（BGS）的巡逻车停在我们面前，并示意我们跟随它。

我们跟着巡逻车（我姐姐在开车）来到一个加油站。在加油站，一名边防警察走过来，问我们的护照。何塞有一本伪造的西班牙护照（非常好的护照），他叫阿方索-多明格斯-庞博。他可能是我姐姐的表弟。然后巴特交出了他的比利时护照，因为他和我姐姐是”干净的”。

很明显，何塞和我已经武装起来，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我们的皮。我们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边防警察拿着我们所有的护照走了，10或20分钟都没有回来，之后两个警察都走过来，手里拿着护照，而另一辆BGS车突然出现，直接停在我们后面，把我们夹在两辆巡逻车中间。

警察以”友好”的方式”建议”我们离开我们的车。我们的证件没有问题，但现在他们还想搜查汽车，因为有这么多外国人在里面的汽车在德国被视为”可疑”的。我们下了车，警察们立即开始搜查。何塞和我身上都有武器。他的武器在一个小背包里，我的武器在游客经常携带的那种腰包里。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搜查，一

等待审判的”bombas案”被告之一。

另一位”炸弹人”给CCF的信

每天的不确定性和权力可能对我们的身体进行报复的威胁，在阅读现在被囚禁在希腊国家的地牢里的反专制团结的文字时消失了。在任何观点下，这些话语都会遇到自己受到的，对狱卒和所有形式的权威的反叛者，这些话语是反对压迫的越轨行动。

正如已经反复说过的，团结不仅仅是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写的文字，你们已经具体地证明了这一点，理解为自由而斗争是普遍的，稳定地实践和支持国际反抗，使敌人看到我们的尊严是真实的，对这个世界和那些试图延续它的人来说是一个永久的威胁。无论是在智利、希腊、印度尼西亚还是墨西哥，监狱内外的反监狱斗争都是一样的。敌人和它的原则是共同的，所以有必要分享进攻性抵抗的经验，使我们能够在构建新的权力对抗关系方面取得进展，从而创造一个兄弟般的问候，使FAI/IRF成为一个促进反权威思想和实践的机构，并允许我们在世界各地认识我们的兄弟，而不需要看到他的脸。

我在监狱里呆了9个月，我的精力一直在声援囚犯，知道有可能在监狱里呆上几年，采取高度安全的措施，这只会增加我对这些死亡中心及其监护人的蔑视，这些地方的唯一选择是彻底摧毁，因此必须不停地工作，一直向前。

所有的力量和动力都来自于CCF的囚犯，你的态度让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权威主义者充满了自豪感，正如你所说，很有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我们自己，分享和实践经验。

炸弹案中的另一名被告正在等待政治审判

一位在”炸弹案”中被指控的虚无主义者给CCF的信

问候CCF的兄弟姐妹们，并向西奥菲洛斯-马夫罗普洛斯，我向你们送上一个充满感情和共鸣的兄弟般的拥抱，跨越距离。

完全是舒适的，它是在可能的线人的注视中形成的，警察巡逻的可疑通道和不断地重塑一个自我。不同地方的同志们，无论熟悉与否，在你们未知的道路上，你们并不孤单。

国际声援、监狱间的声援和不同地区之间呼声的流畅交流，跨越领土的长度，不能等待哪怕一秒钟。

跨越了距离。冷漠将不正是在司法权力对反对他们的人实行惩罚仪式时的感觉。审判不仅仅是程序—除了是法庭之外，它们还是权力让自己被看到的空间，在那里它建立并试图验证其秩序、其世界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些审判中，除了声援那些他们试图用石头砸死的同志之外，还可以传播和投射出对司法结构、对他们的秩序的合法性以及他们用来捍卫其权力的残酷论点的完整批判。你们的特殊待遇的残酷性是扩大对他们的世界进行全面批判的肥沃土壤，这是一个持续的机会，我们不能放过。

被囚禁的 CCF 同志，分散在希腊境内的不同监狱中，这些监狱试图让你接受腐化的节奏，但没有成功。Panagiotis Argyrou, Michalis Nikolopoulos, Giorgos Nikolopoulos, Gerasimos Tsakalo, Christos Tsakalos, Giorgos Polydoros, Damianos Bolano, Haris Hadjimichelakis, Olga Oikonomidou - 不屈不挠和不服从的精神不会向几个酒吧、摄像机和警卫安抚自己。他们在法庭上的牺牲仪式也不能对抗自由的斗争—甚至更进一步，这些惩罚的意图证明了一次和一千次反对他们的世界的理由。对你们每个人，一个充满力量的巨大怀抱，以迎接未来的时代。

在这些土地上，2011年11月28日将带来基于谎言和发明的政治审判，其唯一目的是将那些表达我们与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完全决裂的人定罪和监禁。

政治犯、战俘、革命犯……向你们每个人表示强烈的、真诚的和诚实的拥抱—无论我们有什么分歧，对被俘的革命者的感情仍然是免疫的。

带着对所有牺牲者的坚定记忆！毛里西奥-莫拉莱斯，克劳迪娅-洛佩斯，约翰尼-卡里基奥，兰布罗斯-方达斯

名警官走到何塞面前，要求他把背包放到一辆巡逻车的后备箱里。由于何塞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位警官问我。再也没有什么”对话的选择”了。现在是时候让我简单地告诉何塞：“你拿着这个，我去拿另一个”。

尽管紧张，但最终结束那场喜剧绝对是一种解脱。枪在手，主动出击，我真的相信我们会成功。当何塞用他的拉瓦乔尔时代的左轮手枪指着他时，何塞的警察就脱口而出，而何塞追着德国边防警察跑，叫他”投降”并把”手举起来”的那个画面，即使在今天也让我开怀大笑。

不幸的是，何塞曲解了”我说的话。当我告诉他要”抓住”那个警察时，我的意思正是如此：抓住他。但无论如何，”我的”警察和其他警察也从我身边跑过，所以我无法抓住他们。在整个情况下，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妹妹。我将如何告诉我母亲这一切？我妹妹自始至终一动不动，如果她想的话（为了保住自己的脸面），她可以告诉警察我的名字，把一切都归咎于我。不幸的是，警察包围了我们，当时我们唯一想到的是”绑架”两个”公民”，以保护自己。剩下的你已经知道了…

我妹妹（尽管已经说过了）拒绝”合作”或做陈述。她甚至在警察局受到了虐待，因为她拒绝让他们提取她的指纹或照片。她的指纹以及她的DNA和她的照片都是被强行采集的。我为我的妹妹和其他同志感到非常自豪。

我（徒劳地）等待着我们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同志们为我们”报仇”，也等待着他们为直接行动作为一种革命方法论进行辩护。

生活中的一个巧合是，在我们在这里被捕七年多后，《地狱》杂志第2期上出现了我的老战友们的简短分析。但那篇文章是否解释了为什么何塞和我被伊比利亚运动”抛弃”而独自离开？我不想”争论”或”算账”。我只想写下我们的经历，以记录和扩大我们反叛的、颠覆性的记忆。

你所取得的成就是我和其他人所梦想的一部分。

实际上，比梦想中的还要多。你敢于蔑视政治上的辞让。正如我的同志们在他们的文章中恰当地写道，我们是”伊比利亚叛乱主义的先驱者”。问（然而，这也是我们被捕后不断做的事），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相遇，如果其他小事得到鼓励，伊比利亚叛乱主义当年就会出现，这没有任何意义。

但有趣的是，我们要问-既然我们的部分过去正在一点一点地被人所知，既然我们的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国际革命阵线的梦想正在逐渐传播-我们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同行们现在是继续沉浸在无名的人群中还是转而加入革命的努力。

就像你一样，我一直相信，反叛是一个永久的过程，不会因为法庭或狱卒而停止。我们的信念的确定性和对自由的热爱使我们有胆量。我们可能是”天真”的，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这永远比加入反对者和抱怨者的大合唱要好。

法院过去和现在都是权力的场所，无政府主义者不会用司法论证为自己”辩护”，而是将我们的”辩护”建立在导致我们走向被告席的思想和价值观上。

监狱是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和价值观的理想场所。它们是大学，我们在这里获得所有非法艺术和行业的学位。

囚犯同志、逃亡者等：我们的思想、记忆和历史的传播是指导我们脚步的指南针。

我不知道这样写是否符合你对二审稿件的期望。也许我应该更多地触及理论方面（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讨论），但我相信，我们会有机会更多地谈论/写下这一点和其他许多东西。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我们这些囚犯之间寻求一种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在通信方面有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在我们中间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与他们交流思想、信息等。

我们不会在监狱里待一辈子。而且正如你在你的一些著作中正确地说”狱卒的权力在墙外结束”。就何塞和我而言，我们正在等

今天，就目前而言，我不再看到灰色的水泥包围着那些坟墓里的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遗忘笼罩着我的心。监狱、牢房、狱卒和囚犯仍然在那里……几米或几公里之外。

因为这里的监狱可能非常类似于那里的监狱，因为铁栅栏和锁的声音一定不会有很大不同，然而内部条件和制度可能有所不同，FIES（西班牙）、F-TYPE（土耳其）、Maximum Security Units（智利）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和目标。毫无疑问，压迫者们相互学习。

被监禁的同志之间的团结-他们之间通过牢房、模块、禁令、监狱、边界-是日常和永久镇压所释放的紧迫性。

### 穿墙而过

很少有头罩升起的情况，很少看到像街头那样的路障或对抗，暴乱也很少（也许最常见的对抗是囚犯自己之间的对抗，受到看守的鼓励和欢迎）。

对抗是例行公事，每天，每分钟，空间和位置不断争斗，有时是象征性的，有时则是太过真实的方式。为了拒绝一项禁令，为了打破一些纪律守则，为了让通信远离狱卒的视线，为了维护社会关系中的尊严。但是，这种充满尊严和反叛的日常反抗活动丰富了精神，也带来了代价，镇压的到来-威胁、延迟开放牢房、阻碍收信、殴打、隔离、转移、更多的威胁、隔离、限制、禁止或强化纪律-这些只是肉体恐怖主义的一小部分。

在监狱里，也许比在街上更明确，囚犯和狱卒的态度标志着监狱内立场的对立。不试图改善它们，不试图获得利益，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要走反叛的尊严之路，努力做到第二天照镜子时不看到奴隶，不支持也不承受驯化。

为了避免这种不受欢迎的命运，为了那些不得不根据权力的判决和对他们发出的逮捕令作出选择的逃犯，向那些已经成年的同志们致敬。即使不经过监狱的阴暗大厅或司法的迷宫，你的道路也不



的愤怒让人口干舌燥，每天早上看到门卫的时候都会恨。对我来说，团结不是一种怜悯或”人道主义”的做法，它是一种反专制斗争的工具，我不能再生活在资本的社会和平中，它伤害了我，使我不安地看到更多的人被关在笼子里，无论他们是否说同样的语言，无论他们是否是同一物种，有尾巴、脚或羽毛。

同志们，你们为传播革命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继续努力吧，你们的信总是让人读起来很愉快。今天，我可以享受没有铁栏杆的天空，可以触摸到同志的皮肤，可以走在这个没有生命的城市的街道上，再过几周……谁知道呢？

最后，对于你们这些亲爱的迫害者，他们用无数的专家分析每一个逗号来建立一个新的过程，我希望你们能找到，你们的主人会感到骄傲。对所有形式的统治进行战争。煽动和造反！！

火之细胞的阴谋万岁，愿他们遍布全球！愿狱卒、法官、检察官和屠夫们颤抖，火烧监狱和屠宰场！

在摧毁权威的斗争中，没有人是孤立无援的！

战俘们上街了！迭戈-里奥斯、加芙列拉-库里姆 [2] 逃离了摄像机和制服！

无政府主义万岁!!!。

Mónica Caballero

无政府主义者

炸弹案的被告人智利圣地亚哥

炸弹案”中的一名被告给 CCF 的信

从远处看，话语抵达翻译成我们都理解的唯一语言：为自由而斗争的语言。它不会把任何恐惧、人、名字或标志变成一种癖好；在反权威的语言中，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更不用说那些领导人、专业人士或当局了。

待被遣送到西班牙国家。在那里（西班牙），根据他们的法律，我们应该很快被释放。

对我来说，德国是我生命中最好遗忘的一章。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比我在这里遇到的那些囚犯更可耻，更喜欢打小报告和拍马屁。我并不缺乏欲望或理想主义。我所缺乏的是与那些有起码尊严的人-反对派、叛逆者-的接触。这一事实比机构本身更能孤立我（当然也更能伤害我）。

在这个国家的七年里，我没有设法（和/或想要）与”激进左派”的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定期联系或交流。我不想为了被”激进社区”所”接受”而”调低”我的话语。很多时候，在阅读”报告”我们（”亚琛四人组”）的”左派”（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通讯、粉丝杂志时，我得到的印象是，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唯一”优点”是我在”监狱斗争”的过去，这忽略了（自觉或不自觉地）我在”自由”时进行的大量革命工作和努力。同样，我的政治著作和文本也遭到了审查或不感兴趣。

但我现在在我的新书中写下了所有这些，这比我之前想象的要花很多功夫，尤其是政治部分。在开始写我/我们最近的过去以及它的后果（对我们每个人）之前，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的同志们可以自由地向我发出”信号”。也许沟通会因这些”信号”而重新开启。也许我们所有人都将有机会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上写下新的篇章-多一条流向宽广的无政府主义海洋的溪流，现在土地肥沃，世界正在分崩离析。

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我们将继续做我们能做的。让我们希望”火之细胞的阴谋”/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每一代新成员都能比我们做得更好、更有活力、更有效。不管我在西班牙和德国各州总共被监禁了 27 年以上，以及我不确定我被释放的日子，我绝对肯定我没有什可道歉的。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在我与历史进程交汇的那一刻，我没有变得更聪明和更善于思考。

用这些打破我的孤立，跨越国界，到达我们希腊和全世界所有人民心中的话，我拥抱我们火之细胞阴谋/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兄弟姐妹。

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国际革命阵线万岁! 革命组织-火之细胞的阴谋/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万岁!

无政府主义万岁!

加布里埃尔。

亚琛, 2011 年 10 月初

加布里埃尔的背景

从 15 岁起, 他开始和他最亲密的同伴(无政府主义者、不服从命令者、共产主义者等)一起征用银行。

在他的第一次抢劫中, 他是司机。因为这些非法行为, 他在西班牙被监禁, 在那里他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囚犯”, 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囚犯”。他在监狱里呆了这么长时间, 是因为他不服从命令, 并与 Xose Tarío Gonzales 一起试图逃跑, 而后者是他非常亲密的朋友。2004 年, 在加布里埃尔服完 3/4 的刑期后, 他设法获得了许可证。在其中一个许可证中, 他逃到德国, 寻找亲密的同伴, 组织越狱, 把他的一个西班牙战友从监狱中救出来。在一次典型的警察管制中, 他与另外两个同伴和他的妹妹一起逃出警察的视线, 并向他们开火。没有人受伤, 但警察的汽车被损坏。

加布里埃尔被判犯有“谋杀未遂”和“绑架”罪(因为他们劫持了“人质”, (一对夫妇后来被他们丢在田里, 这显然不是设计好的, 而是追捕过程中的自发行为)。他还被命令支付他们对警车造成的所有损失。

加布里埃尔已经在监狱中服刑超过 24 年, 其中 14 年是在隔离状态下。他今年刚满 40 岁。他目前正在准备他的第二本书, 类似自传的东西。他的第一本书《一个罪犯的日记和想法》, 他写这本书更多的是为了激励同志们动员起来, 将在不久的将来由黑色国际出版社发行希腊文版。

“圣塔戈”炸弹案”的前被告人, 智利  
2011 年 11 月

莫尼卡-卡瓦列罗: ”再来一次”。给 CCF 的一封信

再一次…

向同志们伸出手来…。向敌人伸出紧握的拳头…

火焰细胞组织的同志们, 我在“炸弹案”审判开始的几个小时内给你们写信, 这是“塞万提斯案”[1]的一个糟糕的翻版。权力及其爪牙试图以在教堂放置燃烧装置的罪名定罪, 为此我冒着被判处 5 至 20 年有效刑罚的风险, 这是在反恐怖主义法的框架内。猎巫之火正在准备之中。

直到 2010 年 8 月 14 日, 我住在棚户区 la Krota, 那里有一个无政府主义图书馆(这是警察在那个肮脏的日子里的盛宴), 我美丽的家成了检方的“权力中心”之一, 是失败的恐怖主义阴谋论的基础之一…。这对那些唾弃权贵的人是多么大的侮辱。这个地方的居民公开宣传反专制的思想, 这也是国家所害怕的。我的拘留(在监狱里持续了 9 个月, 软禁了 3 个月)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 大众媒体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打好了基础, 它的粗暴程度让我感到吃惊。我对“警方的情报”有更多的期待, 但对我来说,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我参与了这次或任何袭击, 只有对想法的指控, 这不是为了坚持合法性或为我的清白辩护, 无政府主义的任务不能是其他的, 而是非法的。

坐在被告席上的每一个小时, 我都会因为参与这个民主进程而感到肮脏, 我没有什么可以向任何法庭证明的, 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意见是我为自由和无政府状态而斗争的罪行的同伙。他们希望我因为没有亲吻十字架而入狱, 因为没有在他们面前低头而忏悔。前景是模糊的, 他们可能会实现囚禁我的身体, 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对资本持不同意见的人有一张预定的监狱门票, 这些都是想从秩序爱好者的刽子手那里征用我们生命的代价。

我是你的姐妹, 没有交换过一句话, 资本从你身边夺走的每一天都不会被忽视, 我知道冰冷的牢房里的孤独是什么, 看到门关上

的人的判决也更加严厉了。这导致一些人因携带莫洛托夫或袭击警察而被关起来等待严厉的判决。

9月11日，在军事政变又一周年之后，在警察和”街头斗士”之间的激烈对抗之后，一位素食主义者同志（在媒体迫害之后）被指控袭击警察，并被关押在圣地亚哥高度安全监狱的最高安全区-在那里有可能被判处非常高的刑罚。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智利和希腊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紧张局势已经加剧，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场已宣布的社会战争，并在街头进行斗争……

请原谅我对你的信迟迟没有回复，你的信不久前才收到。我希望现在向你提供我所有的支持和力量以应对你面前的考验还不算太晚。他们在监狱里的数千年时间永远无法消除获得自由的真实愿望。对我来说，我们已经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人：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显然，权力不会善待任何公开宣布其令人厌恶的系统在各方面都是腐朽的人。他们既不会从它那里得到好的交易，也不会得到轻的判决。他们会带着他们所有的恐惧落在我们身上，因为他们看到他们心爱的进步被破坏的可能性是在一群肮脏的颠覆者的破坏行动中看到的，而且这些恶心的反叛者在他们寻求的现实中可能是正确的-一个没有权力、财产、法官、警察和政府的世界。

我从胃的深处对你们所有人给予最强烈的拥抱。我希望我的话能以某种方式帮助你们，哪怕是在这些冰冷的人类灭绝的牢房中迷失自己几分钟。在没有见到你们之前，我爱你们，就像我在智利和世界上所有敢于与这一武装和可怕的现实作斗争的同志们一样……

我希望哈里斯的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好，希望他的身体能抵抗他的心灵将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

健康-朋克，无政府主义万岁!!。

迭戈-莫拉莱斯

Juan Carlos Rico Rodríguez

同志们，向大家问好。

我的名字是 JUAN CARLOS RICO RODRÍGUEZ，我想通过这些话来表达我对 CCF 同志的支持和声援，他们很快就会被希腊的傀儡国家审判。我向他们表达我所有的同情，首先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和思想路线是一致的，他们也因此而行动，特别是这一路线是无政府主义愿景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想要无政府状态，并认为它是所有生活领域中最好的、更公正的社会组织形式，那么它只能通过暴力和直接的斗争来实现，毫不含糊地在各个层面上反对腐朽的民族国家的绞索，这些国家在地球上集体和个人地啃噬着我们；并且通过反抗所有的统治结构。

在特权和统治中建立起来的”旧势力”将永远不会停止行使他们的权力，除非强烈的斗争意识变成具体的、有效的和直接的斗争，坚决反对他们。

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从这个欺诈和有害的系统的基础上对我们施加的世俗暴力，必须用暴力和最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真正的团结来对抗：我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这个国家的罪行-有罪不罚-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必须为他们的暴力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反常行为而逃脱。我再说一遍，我的名字是 JUAN CARLOS RICO RODRÍGUEZ，我今年 44 岁，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就一直遭受着国家的暴力和折磨。我只在自由中度过了 7 年，其余时间都在”惩罚机构”（孤儿院、少年监狱、警察局和监狱）中度过。目前，我已经被关在西班牙国家的”民主”监狱里 13 年了，从未间断。

在这段时间里，面对这种状况，我没有看到任何理由让这种由纯粹的国家暴力强加的存在合理化……向它开火！”。

声援狱中的 CCF 同志：对杀害我们的”秩序”进行攻击的行动比一千次演讲更有价值。

Juan Carlos Rico Rodríguez  
2011年9月28日。  
Zuera 的监狱，隔离单位。

### Juan Carlos 的背景

我们不知道胡安-卡洛斯-里科-罗德里格斯同志的确切历史。他出生于1967年，只度过了7年的”自由”生活。他的余生都是在监狱设施（精神病院、劳改所、警察局、监狱）中度过的。我们不知道他被监禁的类别。他是一个”社会囚犯”（像 Gabriel Pombo da Silva 或 Xose Tarrío Gonzalez），在监狱中被政治化。他是一个在斗争中的囚犯，在许多情况下表示了他的声援（他与被监禁在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塔玛拉，与被监禁在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可-卡梅尼什同志，以及更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表示声援被监禁的火之细胞阴谋的同志们）。由于他的选择和态度，他被隔离关押。

Juan Carlos Rico Rodríguez  
C.P. Zuera (Mód. Aislamiento)  
Carretera Nacional 330,  
km.539 50800 Zuera, Zaragoza,  
西班牙

### Caso Bombas + 智利分部

接下来的5条短信是我们参与”炸弹案”的同志们发来的。

2010年8月14日，智利警方在检察官亚历杭德罗-佩纳-塞瓦略斯的指挥下，突袭了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的17所房屋。13人被逮捕，并被指控为恐怖分子网络，对圣地亚哥的一系列炸弹袭击负责。后来又有2人被抓，借口是在他们的衣服上发现了爆炸残留物，还有1人成为逃犯。经过几个月的监禁、软禁和65天的绝食，14名被指控为”非法恐怖组织”的人中，有13人因证据不足而被赦免。

然而，这些人中有五个人被指控不是非法的恐怖组织，而是放置爆炸装置和资助这些行动。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些用假名签名的人的身份，这是一个完全尊重的决定，我们只能解释莫妮卡的法律地位，她必须每月在警察局签名一次，并因2009年9月21日发生的对教堂的纵火袭击而被威胁判处十年监禁。

在2012年6月1日法庭的最后一次听证会上，所有的同志都被宣告无罪。所有类别被驳回，对五名同志的所有限制被取消，这意味着法院下令无条件释放他们。

迭戈-莫拉莱斯同志是最初因本案被捕入狱的14名合伙人之一，但被宣告无罪，没有被移交法庭。

### 迭戈-莫拉莱斯的信

同志们好。

Nikolopoulos 和 Haris Hatzimichelakis，知道你们信中的意图让我非常高兴。我以极大的热情回报你们的问候，并希望这个想法能以某种方式实现，而且距离不会成为我们之间良好沟通的障碍。

在这个国家的媒体上，我可以这样说，政府急切地想知道开展直接行动的真正的同志的下落，结果是对公开宣布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进行了真正悲惨的政治迫害，事后又在监狱里等了8个多月，对一些人来说是情有可原。10月4日，14名被指控的恐怖组织被驳回，9名被驳回，而其他5名同志（Fráncico、Mónica、Felipe、Omar 和 Carlos）因放置爆炸装置和其他资助行为而面临审判。从法律角度和可能出现的情况来看，对所有人作出良好裁决的可能性是积极的-律师们抱有很大希望。

我还告诉你，现在学生运动已经动员了近6个月，由于政府的不妥协，没有达成协议。因此，他们正在推动旨在严厉惩罚街头斗争、抢劫和占领的法律，对所有反抗既定秩序（警察、私有财产）